吏部員外郎門生閩汀鍾文俊編次
建昌府同知晚學内江余載仕重刊

誌

内供奉老老王氏墓誌銘

弘治六年夏四月十四日

内供奉王老老卒于其子御馬監太監孛羅之私第孛羅以聞且乞歸治喪事

詔許之孛羅哭之哀歛且殯用華禮嘗所與往來者皆走位哭無不嘆訝其孝且欲銘其幽堂之石以内官監太監羅公所為行狀来請按孛羅西域河西涼州

部人其先世嘗為其部入貢
闕下心慕留焉不果歸語其家孛羅父哈剌苦出尚幼也
聞之心動及長有名位為孛董華言平章也凡與部
大人相謀語及
中國必舉手南向膜拜示不敢犯意由是益不悅於其渠
正統二年太監魯安將
命節制邊兵于甘誘徠備至哈剌苦出與妻即老老也率
襁孛羅自其部潛來款軍門內附安為驛
聞因得隸戎籍京師然不習水土尋卒葬于都城西香山
鄉煤窰村之原時孛羅甫八歲獨於母居二月選入
內供奉靈事

曆
景
純三
皇帝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所以保翊
聖躬弼成 內教與有勞焉
今皇帝之在
青宮也亦以老重之凡
廷掖號 內供奉之老曰老老云者美稱也以成化二
十一年請 許退休于私第

恩賜白金文綺無筭字羅以勞序累遷至今官時告省在
側春秋八十有八可謂榮壽令終者也孫男二長曰
成次曰壽壽以戰功授錦衣衛後所百戶皆能相孚
羅於生致其養於卒致其葬葬之五月二十一日墓
則合平章公哈剌苦出之舊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
曰
永巷宵征　五十霜星　天閑誰裔
一有力如虎　執轡如組　厥子孔武
為大長秋　回視氈輒　始來毳裘
今為華人　華士宜墳　宜子宜孫

華母李氏孺人墓誌銘

華於吳中為甲姓李亦乙丙間皆世籍無錫李氏克
中有女曰某既笄歸華氏原謙號存義處士者也處
士父思學與克中為詩盟嘗曰吾先孝子遺是聲光
卓為族望若亦文定公餘烈煥其有紹世世嗣婚實
宜苟讙于妁媪是間吾成好也敢以稚子謙壻焉克
中許諾及女歸即孺人也蓋故所習惟儒一業仕不
門客不齒孺人謂處士曰濟生以醫稽疑以卜要非
惡術也處士由是通二家之言老於專門者皆嘗窮
自喪而退景泰中疫起縣南人相枕籍死飲以藥輒
汗汗已立活活者百數華實衣服飲食其士人人亦

貧弗報惟相率為美言稱頌或曰是謂存義人也人
遂以號處士處士亦自謂云孺人笑曰吾為爾得名
邪隣婦嘗有貧而多育久厭苦之竢娠即餌毒下焉
孺人立婦庭中數之徐徐陳說恩義利害恐以冥禍
婦卒感悟不復為年三十尚未子已而　謀生
烈生人以為止殺之報也烈幼岐嶷即不以常兒
視雖不言惟俾日夜脩學學成舉應天登甲辰進士
丙午授推庶州府
命甫下奔處士喪于家奴有酗酒火其廬者烈將縛之
官孺人杖奴語烈而止謀嘗有怨家于未秋受中傷
之家人皆欲悉發其陰以相牽制孺人惟仰天嘆曰
不有命在何紛紛爾為也後卒直焉烈免喪改建昌
府欲輿以就養不許抵府又以書迎養又不許僕或
自府歸閱烈饉致惟脯腊胙糗無長物喜動顏色輒
加餐以為常癸丑八月烈考績將過家省謁未及次
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一烈既走就謀次位哭謀
婦呂氏烈婦司馬氏五女偕壻
孫男游漣滌浴孫女姪刑部員外郎珵凡內外屬
皆來會哭間杖興議明年　月　日葬壽山之原
處士之兆不及哭者孫潤先一月殤也烈於我府席
尚煖於我有德況嘗過其廬薄瞋謀腋孺人出見一
再拜也烈曰是可銘吾母者走進亡裼文之狀來史

諱其乞孔勤不得讓也曰有祿有齒可生可死齒高於大祿享于子其生也榮其死也祀誰其銘之

皇太史氏

竹所先生墓誌銘 壬子作

南城入

皇明第進士者二十人左氏獨得四人來樂戊戌山東參政瑞天順丁丑河南參議賢廣東布政使資成化乙未試大理悠邑中稱竹所先生者山東之從子河南廣東之從兄大理之父也邑多竹自山谷陂澤村墟郭郭老佛之宮植之與他草木稱先生之居三谷尤以之為食性寔宜故號竹所邑附郡有城一區背山面江號西江佳麗先生獨受二廛東西異所作室竝極一時之觀種竹刷屋瓦醉賓談客接踵坐無隙席雖邦君上使未嘗不擁騶下問曰竹所何在先生亦無足恭以賓禮處之大理君幼未知學江寧海景吳時以舉學鳴先生館之三歲大理君由是知學辛卯同寧海領鄉薦里閭榮之教子者時以為法然自大理既貴而驟蓋棺于京頓失愉樂廣東以司勳出參浙政輿致君于浙省方岳諸公以詩為別南昌李若虛大書扶題其首歸途兩腐患風痺歲三四作至弘治 享年七十有八竟以是終先生諱 字時良方乳已失父 毋 孺人垂欲棄去異先生終亢

宗可老其家遂斬前志卒之食肯脹温為左氏壽母
祖　三谷布衣曾祖　元國子學録配施氏生
繼饒氏生　悠大理也懿亦業于庠蚤卒孫
人宏經進俱庠生先生却顧惟遠髫欲華已營壙
于麻姑山之麓厥費不貲泥塗之穉無階而至某將
以　年　月　奉藏于此且曰女吾戚也鄉惟女史
氏也非女銘不可銘曰
其生孔清　居于竹　其死孔佚　藏于麓　可封
不封　以綏後禄

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俞君墓誌銘

俞君諱世德字守宗無錫人同予丁未進士也出
廣靈縣弘治九年七月以治最
呂入理都察院刑獄得南院凡官理刑在院六閱月即
真御史君被
命已疾作不堪騎舁行謁京師呂醫飲善藥輦差瘥上
道而日轉劇醫至輒陽紿歸治劑脫乃遁去錫人皆
義君多來視知惡候也急相率陰具木以須八月一
日乙亥卒年纔四十五銜尚知縣也惜哉君在廣寧
凡兩
朝京師主丑河西隄杜氏子往候數四皆不即見最後
卑以寢對予詰何晏也卑白明府坐縣恒五鼓休衙
必秉燭以入民有一滕訟必躬視雖暑雨行田間甚

甘卒傷而憊今懲乃晏起矣同年皆詑君黃馘偃行
或其疾先中而伏伏今發發遲蓋不可為如此肅寧
隸河間河間近畿也民信信嚮
登聞躡蹕惟肅寧晏然稱治縣必曰肅寧御史上最狀
亦必曰肅寧都御史閒歲入議政其稱如御史者故
吕君也君得禮學於餘姚諸養忠綽有繩尺居錫庠為
後進師錫之禮學絕復續自君始君寔鄒姓主纔晬
父某偶哀俞某失嗣遂以後之養冠娶皆於俞故君
遂姓焉
廷試家狀亦未忍頓易蓋有竢仕稍顯恩施平當然後
請以授者其學於諸也昨二父適俱為餘姚縣官

師之二室交贄並鞭榮其資益自倍于人故君之成
也亦迥異娶陳氏子男三頹曾閔女三某許某氏某
許某氏某毋某氏某之父某某之父某君之祖暨曾
祖也以君有復志俞獨止於某與所後毋某氏銘此
信史法不可及也歸葬縣西青山其兆君所自卜者
亦若有前知乎頹壻於陳戶部曾壻於華松滋二君
佐喪閔閔然且恐君遂泯泯也使太史氏玘執筆銘
銘曰哌哌出後壯欲復歸自異邦絕學續以身殉官
懼夭歿南臺歷尸未寄足青山歸藏爾瞑目

錦衣衛千戶李君妻鄒氏權厝墓誌銘

贈宜人鄒氏昭信校尉錦衣衛百戶贈武略將軍錦

衣衛副千戶李君宗之妻錦衣衛後所正千戶燦之
母君字文玉以字行越之上虞人父傑祖塤曾祖敬
德世隱于儒君寔是紹緒期于駿發耀聲光以樹其
家誦說虞夏商周孔孟之書通其大義又取史傳百
氏以為浩博耻一不能雖字林畫苑亦務至到人未
始之知也值父以錦衣衛士徵赴
闕乃白父曰此去
闕半萬里大人以垂白往往即無恙兒亦何為人吾棄
儒矣遂式服代行鄰老皆嗟咨嘆賞曰何壯也或來
勞飲食或以飭其子姪曰當如李氏子比入衛形神
明爽矢口論事風生儕輩皆屈而退間見其操筆在
几數紙立就或戲請書其手所持扇則變而為水石
竹樹蟲魚務盡其紆餘隱約狀人至不敢比肩事事
能聲大騰會
文皇帝出中貴人偵天下事名其署曰東廠取錦衣士多
智善隱者技絕倫者良于行者儒而愿者君以儒原薦
乂之盍以慎密韜戢見任使遇有鑿空飛語告變者
同事無不欣躍掠為己功君獨愀然與之根考覈究
明爭暗沮苟浮有徵者盡釋之嘗從容謂中貴人曰
主上以公肘腋親臣柄秘權以弭姦猶棲鷹隼于密葉中
防兎狐雀鼠之虐嘉穀耳苟嘉穀無傷則密葉中固
畏之在中貴人忽起謝曰微子言吾何聞此要妙故

今猶傳永樂中無横罹于禍者　文皇北征
章皇征武定巡萬全皆著扈　蹕功宣德中昨城王夜
有盜入府刼其藏者盜久不能得君計得之以功陞
隊長仍　賜褚幣千景泰初以薦授班劍司百戶
班劍國簿物也其職於陛戺最親凡郊祀大禮俯趨
便習合節雖世其職者不如然已得疾疾劇告在邸
以景泰辛未三月十三日卒年五十三宜人以其柩
歸葬上虞何家奥覺公山之先塋武功伯徐公方為
太史銘其墓時燦生五齡矣宜人以育以教底有成
累遷至今官祿養
恩封且至年七十六也弘治戊申四月六日歿燦志

請歸其喪考於
令武階不可煌徬數歲至茲乙卯卒不得而
封誥遣下乃誓曰吾姑掩吾毋此土也吾不合吾父毋者
有如皦日崇文門外八里莊佳壤也卜之以九月二
十六日權厝焉亦用虛柩象君粗若合葬者志異時
終遷祔也宜人父廷壽會稽人毋屠孺人閑閨教之
二十五年始歸君君初室歸氏宜人繼歸者也生子
一人燦女嫁右副都御史葉晃欽天監挈壺正廖景
明士人葛昕陳壽凡四人孫男翰林秀才麟儒士鳳
鵬鵬凡四人孫女淑員聘錦衣官生丁奇淑艮在室
凡一人曾孫女一尚幼麟出也君以武貴人奉然遇

之儒者也日與貴幸者處而畧無依阿恬恃意而於
義恐日不足卿人俞漢遠道京戍漁陽客死逆旅逆
旅人伺客垂絶褫衣匿囊委其屍于溝以為常君棺
服歛漢遠且還之于鄉人有以是義君君曰吾偶見
溝傍羣犬爭齕棄骸甚甘吾哀之也而人以為君喪
五千里外宜人挾一孤孩歸之此其報也而宜人歸
君之喪正是首丘天道好還其將不終合乎矧爍煒
焯可恃如此嗚呼亦不媿為君婦矣於是爍以武功
銘授行人王文濟使合為狀丐予銘豈欲予銘匹武
功乎謂同為史氏則可也銘曰　偕以褐來而
至午　石上有燕殯越瘞婦之事矣亦既能事英爽張

降于燕于越矧于結髮不在朽骼於焉同穴

戶部主事程君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十日丙申吾友戶部廣東司主事
程沂宗魯卒于京師吾與同年皆哭之哀尚書葉公
侍郎吳公秦公與諸寮皆哀之下逮芻牧小吏亦哀
之人莫不有死若宗魯則非哀其死也同年哀失賢
友謂宗魯不死必為大臣且為良臣言無不然謂宗
魯童時下筆數千言聲聞馳湖南湖南在同年者又言無
不然哀之三公哀失賢屬寮哀如三公若吏則又
以其嚴且明罔敢干于度以安其位不能不哀已其
父母老矣壯子今尚不聞也可若何始宗魯卜京居

得玉河隄東門之值隄之梁逼焉其甃之勢不能以頻殺而右突焉迤之於宅之位孔害朝夕予過必為宗魯戚予念欲語宗魯然宗魯方亢然口含石礫以奮興事功恐訾予誕噤不語之今已矣卒之前二十日來叩予門索為其慶生詩甚遽既而取其帙去予晚學不能詩也因曠然一適更十日造之曰沂欲予為序非釋子也旦莫且自來因言近有江州之

命江遡湘皆水道飄風迅馳可六七日假道以省故為此圖與詩也予嘗道大江直上舟人影影見所謂江州城者先觧飄下碇曰凡天下舟船上下此者必訊驗易符入課乃往其胥徧覘其主之豪長衣食焉關節鍵鑰牢不可破歲入常十二三而盜已七八業公方

大清

國計故舉宗魯以行公前以近郊諸廩洎廐牧地多宿姦未易擿發患之已慎而不羣屬聲稱者四出獨埧上垣外無氓居舊不設寓館部有事至者事率營至莫簿書狼籍几案則不可收拾而守閫投隙設草具倉卒少施觧則併而擁入其閫已亦幸一休焉不知已墮其穽中公獨屬意宗魯暮既至相旁隙地取材於官宇之廢役工於羨卒之休取足棲簿書宿胥隸休其身而止而寓館來告成於公自是弊源一塞不復可穴公元亞喜故事屬之在遣者終事始易遣而宗

魯則三數事水旱無盜日宗魯亦幸公之知而勇為之也曹潤縣先有芻牧事宗魯按白有緒未竟江州行已有日恐不果竟往而返日夜冒暑疾馳三百里比至已不能言急索茵枕卧臣三日是為卒之日也時年三十有七宗魯以毛氏詩登成化丁未進士潭之湘陰人祖謙某處司巡父俊以宗魯之貴封如其官母于封安人配許安人某處判官志謙之女子一天機女三長某聘長沙王勝武餘未名茲將歸其柩

卜月　日葬

耳是又在封君也於乎人患無其才有其才矣患無其志有其志矣患無其位有其位矣非有其年位亦未必遽必崇也位不崇其所施固亦有限顧其力而為之可也徐而圖之亦可也而率爾張王以至此極誰則為之果天乎傷哉雖然亦賢於素餐者遠矣蔣敬之曰是不可使後世不知有宗魯女其銘銘曰

功以事立事以氣集氣以志卽志以位遂位以年卒年以養增日馳三百乃養之賊年是用蹶為位之累齎志良苦已乎宗魯

養素萬處士墓誌銘

南昌羅舍之陽支村曰鄧坊有處士焉號養素字汝文諱綺萬其姓也父業業終田州府同知田州君父信衡信衡父可用於處士是為高曾大王父田州君

始以進士知交阯靖安州黎權叛沒其地能不汚其
偽擢
靖江王府長史居信衡喪免喪處士侍行留京師二年
學同縣進士萬祥為進士業有緒而田州君改田州
州本羈縻僻在粵與入種蠱山出瘴霧能殺人而獠
徭獷狠用其豪酋為守人輒憚往處士毅然誓侍始
終挾古文篆籀諸多奇秘方書日夜習於邸第岑守
舊魚肉視其民少忤則劉不移時路人視其佐屬唏
意則烏言搪突無敢誰何處士既端凝沈默而又聞
其言皆
當世法令俗不知餌藥聞有就診療者如脫守不覺自
慴且多其藝能禮以上賓而於田州君至以兄事之
大改其所為處士之力也田州君以事之雲南以處
士偕道次柳之洛容縣民嘗有怨家淪為盜者距城
十里方刑牲歃衆期以鼓行陷城逞其忿以報因以
為變闔境洶洶明日縣長吏以下潛以妻子奔柳城
以避其鋒處士奮曰大人與朕下兒柰何無名死于
賊手因募幕下驍卒飲以酒往諜之至薄其一人偕
來因得恐以危語使告其渠渠懼乃止岑守老欲傳
其位於嫡鏞鏞被檄以兵助順于桂而守死田距桂
數百里其度長鑑睨鏞未即還舉兵圍城脅印若將
代之者鏞毋窮急欲懷印縋出潛就鏞處士謀於田

州君曰鑑非
王命而得印何為也脫事洩印固在其手愈怒而鑊入
禍獨岑氏邪不如姑與之而徐圖之往告鏞母母諾
明日開門擲印與之鑑果被討亂遂定及田州君乞
歸以單騎往都府聚符契獨處士以士兵數人衛歸
舟自潯水東下暮泊長利峽峽夾岸叢莽中盜伏焉
夜掠舟為業村長以告而前戍度不可進乃始以
上供名物鬻之以為質俾其土人鳴柝爇薪其上而舟
中皆張弩注矢以待丙夜小舟來偵覺有備遁去達
旦并力櫂舟兼程以進至南寧始與田州君遇而往
返四五千里經十餘年且惡土也而血屬全以無恙
歸鄉人多之然猶惜其學成不得一試也家故甲閥當
長鄉賦與牙緯弟緒所以會計裒益轉輸不弛不苛
而其施衆睦族之心至老不衰居閒極意於霞宮雲
宇譎詭之觀芒鞵烟艇跡所至輒索筆紀其胸中
所得或刻石以去有詩五十卷與田州君閒菴稿傳
於人子三穎簪䕫穎簪皆以明法令食于官行有賢
位配唐朱羅氏女二歸趙李為婦孫六孫女七年六
十九成化乙巳九月二十五日卒葬其
之原穎大懼日就闇然埋伏摭言必得射其耀而出之
忍哀至茲始克以狀丐銘予不忍拒也銘曰身其親
支不去左右亦幾何時矧入于夷種種醜惡而可去

為維戎難覺多藝以學夷自削落親心是若莫夜極其
戎擲印于兒屢危不窮既孝既忠沒齒在野有鬱其
長孰為長存恃此銘章

李母謝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謝氏諱春贛之興國人隱君克敬之女朝列
大夫知開州遁道之妻塤珩儒生寵鴻臣秀朝之母
也大夫未貴時得夫人繼其何夫人之室何之出也
充羽賓三子矣夫人如自已出子之童有教孩有嬉
具在襁褓也有乳哺及長而冠冠而婚珩躡長序寵
鴻朝繼之側室高出盛又繼之服食惟一所畏者貌
耳人識夫人有七子也卒莫定其為誰氏之甥大夫
初筮得開州州畿輔地土木之變民物蕭條夫人居
州第躬織繰操井臼與婢媵同苦樂不以貴忘與阜
有縣鶉菜色者皆軫而賜食與衣大夫大興州學補
鯉閔雨招徠流亡每考為比州最擢從四品夫人所
以勗勉尚不變其初民獻遺尺帛斗粟不敢入其第
大夫去開日民至留辯立碑以志其遺愛夫人其亦
有助矣乎既歸貲不足市田宅而購書畀子猶若有
餘者成化丙午八月當大比珩朝方集省下以其月
二十五日終年六十六矜時大夫之卒十三年矣而
壙已別營距里餘以何先合塚不宜再祔然同於縣
東椰嶺南北也側室陳後大夫七年歿夫人憐其不

育脫立孤塚又恐為他氏鬼命先奠其右以待可謂
仁也辛亥六月二十八日珩率弟將啓以窆時視窆
者合男七人鴻早卒不與也女懷聰珍重凡二人孫
振掖拭攄擁掇揆掀探捍據擢拯接挺合凡十五人
孫女良秀榮四羅恩嬈崇　善鳳鸞貞月合凡十四
人曾孫男銓鐔銑釪　合凡七人曾孫女　合
凡四人而內外屬多不可勝數哭聲閧野縣人以為
盛珩之志亦欲有為於時以繩武趾美輝煌登聞其
所生而卒困躓如此居既僻寂無名為文辭者為揚
其濬聞都下方蔚然其屬勤意也得計偕來闖然入吾
室以銘請銘曰不必自己惟其夫之子烏求其庶惟
其夫之娶嗟若而人為婦為母茲歸于此山之趾白
石齒齒

戴主事妻胡宜人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四日予騎過
長安之西街街東西交北出戶是為戴天錫之宅予惟
不能遠睇然遥見人旁午織其中狀少近聞有呼號
聲予不能忍立騎麾隸入問狀隸奔出致其舍兒語
云吾主母以今卯即凶吾主人翁泣仆地方召匠治
棺斂飭飯含具總緦予方幸天錫之有賢助而又惜
其嗟此釁也明日入弔天錫抱嬰兒汪然流涕立稽
側語予曰吾妻無宿疾頃春咳作而熱發腹癥結如

有物梗之者夜卧必裸其手醫云此胎氣雍而熱逆也不可下宜疏其氣而導其血閱月咳嗽而熱蒸騰騰掌若握燒鐵雖不可忍醫猶執前診不繼至晝夜咳咯痰遂泉湧日易醫醫輒庸前醫然實皆庸卒不效至此其命也夫又曰胡吾妻姓也某吾妻名也懷盎吾妻卿也處士贊處士剛孺人王吾妻之祖若父若母也卿進士鳳吾妻之弟也未歸吾時其淑行之在胡媒媪言于吾母太宜人以致于吾父主事君所以必屬于吾者甚備吾不欲言之自其入吾室而吾母愛之如已生寵婢私竊語曰乃今見精飱鄰媪得分遺歸語其家曰乃今見巧製吾之人

闕也實挾以行於今為七年吾丑而興糜漿之飫吾腹寅而出終酉而入吾腹復然吾弛然而卧矣吾不憂于內而得專意于外以畢吾公誰使之吾不欲委覆吾妻使不聞也子若吾哀而與以銘以歸祔于先塋焉鞍山之原則將不恨其為女人與不相吾以終矣天錫安慶潛山人尚書祠部主事宜人之貴盖其實也子一人嬰兒安陵女二人　年三十　銘曰

維盎有胡其生邪維潛有戴其歸邪維京有邸其客死邪維馬鞍有高丘也其反葬於斯邪

義官王君墓誌銘

今天下大較聚十氏居必有王氏其古受姓多也京

師固多王氏東上角王其先錢塘人也
太宗定都燕徙天下諸豪實之王在徙中曰某實自錢塘
來者某生某某生鉞鉞生祚字永錫乃君也君之上
世惟守錢塘之貲無隨無崇景泰中君始嗣主機時
京師新罹虜變四方商賈莫遂進市不集善貨善貨
卯至巳售以為遲幸得脫去不甚計值直君廉賈皆
五之歷天順天下日就平至成化凡二紀晏然兵革
不用則巳歲走數十舸出淮江吳越諸州舸綱一人
受厚直以次計力能上下儒之循環迭至輦輓晝夜
屬于門皆諸南方奇物而麴以釀繒以衣魚鹽以食
尤多切人日用者故京師語雄貲必曰江氏次王氏
王氏謂君也君嘆曰吾何以是名邪乃賂醫集善方
燋煮煎熬百藥粉液以為膏傳紙上遇有貧病不能
自致醫者輒施與之凶肆棺槥常豫入緡買之以殮
死于溝中道路者餓夫羣然揉瓢延頸于門日盈不
厭四方供輸
庫藏或給大官牲蔬果實遇有漂于水刼于陸給于無
賴者常子母貸于人而留其官符以為質君不欲故
立異姑同俗然實不主其必償故人有急樂趨君君
二弟祐皆苛士克成君美祐子永清衛指揮僉事璞
尤孝事諸父得其驩心蓋君雖在豐裕而奉身極樸
素朝夕食數豆蔬而嫻賓進七箸則象犀瑇瑁珠貝

爛然在几不為醬熊皇滋之豪蹴蹋擺蒲聲色狗馬
充斥閭里而惟投壺歌詩焚香瀹茗務習野意以為
清故其子弟之不見異物而遷焉嗚呼君為人亦僅
矣君嘗入粟實邊故冠服得比貴人然實非其心之
所存人皆知之也弘治乙卯四月巳卯以疾卒年六
十子男二瑾孺人劉氏生珣側室黃氏生卜五月葬
日葬都城南三里河韓家窊之先塋君疾時度必死
泣謂祐曰吾寄於世而不能自華爾吾哀而丐羅太
史銘吾葬是爾吾華也吾不死矣吾聞楊諫議與素
善諫議吾婣也敢以昔是累及是諫議遂來予不能拒
也銘曰

能以昌其家而不屑屑早歛翠衆汩汩以奔固圉其
輒而不入于邪歿能知以自華使百世有聞抑又何
嗟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墓誌銘

閒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開甫幼為
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己卯鄉薦成化己丑
登張學士榜進士入刑部為主事擢員外郎已夷轉
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
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十月晦日
卒越八年是為弘治八年其孤葵始克與其季葛謀
以十月十六日

葵君于
丐銘儀君壻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覈其為主事也
屬部多大獄部長使鞫則屢掣于大閹貴人橫竪間
隔法所入必脅使出所出必入君意一不為動出入
惟法無爽錙銖至為員外郎亦然時名大起人逆君
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太安人妻封安人部
長德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吏實不欲它用太宰
誤以為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悔君欣然行凡所轄
道在則行徙一空投牒受辯旁午立門外入則惟閨
脫校聲吏俯首書牘不敢睨人張關節要賕為姦二
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覈實以賢監司許君檄君勾

當潯桂諸猺猺人類而獸性居山林遇擾動輒號咷
叫嘯觝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跧伏不見踪跡君知
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裝商人服負鹽底
猺所若為潛竄懲易者猺不疑也集來詗虛實間曰
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
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庸發
此不然此嘗破天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
旬日降猺及獞獠數千姓蓋君以謀勝也公大喜鐫
銀牌曰奬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來者及其
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為悔無已明
年乙巳

朝廷追憶其勳以文綺即其家
賜之居毋太安人側恂恂如童七筋不以人代人問居
官時事笑曰
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自多而實非
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營于寡者屏不用
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毋貴吾何敢必得養吾毋以畢
吾私皆吾
君賜也吾雖駑然誓此身邁往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
之先居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繹之裔屹然大宗元
社將亢盜四起能以兵保障其鄉曰九成人無少長
咸曰善翁是為君之高祖九成生德讓德讓生素敬
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
文皇帝時德讓以才手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齟齬終
泉州司稅壻諶氏諶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為曾
祖素敬懲不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償未竟忽
取其券一火焫之復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粟何償
也弗納號留畊於君為祖資直則儒者也學有源委
教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君無
假它師而成殁贈生封寔宜配付氏封安人者也子
葵葛丐銘者是已女鳴貞儀之妻淑貞妻張記順貞
妻齊世華懿貞妻林紡葛暨世華紡皆業進士為學
生孫男龍孫孫女閨懿尚幼也銘曰荆支洪居夫杉

即湖荒田鬱紆發勃如慎刑書往必趨如大愚祇亢擣
虛出酋不虞其歸誰呼正虞倚閭不究其圖嗟烈丈
夫今也則亡骨可枯名不渝

錦衣衛千戶安君墓誌銘

景泰初也先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蠭起一
二奔命之臣乘時觀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于肘腋
間莫可擿抜
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
上皇遂厥猶探之柄抜錦衣群校置之東廠使之入微擣
深不以時遠時則有若安君諱順字子和者尤傑然
負出君汝之新察人幼侍其父登于京整錦衣緦

猶也老以君代至是以才見使用事然其童年播遷
東西浮寓以身薪水無隙以學而心獨恨且無攸適
從則惟遇僧梵于市亦梵贅說于途亦說久乃口通
佛書諸多傳奇野史後亦厭棄惟喜人讀書從傍聽
之輒能成誦積至儒生所恒習者張口縷縷而出間
能辯析義疑至史傳所紀即斷曰此治朝也或瞿然
曰此政失當亂若真能了了者其實手眼漠如也性
無鏃礪之鑿事必流其真誠心寡蓋覆不主嫌疑凡
關涉政治大體即貴幸勳戚罷于憲度不避苟曖昧
非其幸雖
上意叵測必以身任之一時姦人飛奇反間嫁禍於人者

皆見沮塞歛手避去坊市惡少年相語必曰毋嬰安順威盜伯王公為御史時晨入闕吏給其家金器匿娼家不得公以語君吏聞君至股栗舉其禀伏辜扶風人趙才興從貴將久無功怨望誘妖僧以星炁煽人刑牲誓天朝陽門空舍中約旦夕變有詔覘之同事二三不即發君曰厝火必焚焚而沃之晚也捕之得其事狀并黨磔于市閱月蔚人吳伯通與其黨余郭福亦謀踵才興之為者亦皆隨于君手殺未幾連受賞自試戈戟司百戶至真百戶

上皇復辟奉迎

乘輿多見任使會

朝廷入

廷議以君九擒劇盜功最多授副千戶

先皇帝即位初妖人趙春陰部署偽將偽擬國號于滄瀛間灤河並邊謀誘虜入其盜曰王成王曰李端曰傅洞淵匿機誑脅民洶洶且走且惑君以次擒之以獻進今官享榮三十餘年階武德將軍封妻張氏宜人贈父齊如其官母程氏如其妻皆是功也初君念職禁近母老新蔡不得朝夕侍迎之京竟食君祿以壽終躬歸其喪合父窆人以為孝仕不仕少有知者皆聞君名尤為內相劉文和公所奇見於文焉弘治八年年九十十二月十六日辛酉卒子寶蚤卒嗣副千戶

者也盜入粟為郎視七品亦率泰以戰功官錦衣百
戶孫璲瑜璽瑀璠璽嗣賢官今為百戶女　宋通妻
也明年正月十八日　葬大興縣東湖社豐臺村墓
與張宜人合然宜人之窆已九年矣其幽堂宜有銘
來屬翰林編脩羅玘與御史潘楷友楷妻通之女
君之甥也楷言其世與貫而已君之為人有不待言
者銘曰執戚弗戚
國戚在斯炎石及玉而豈可為蠹既糞木衆亦灼鑽毒
其初生木乃得完是維安侯克遇
三帝秘密爪牙耳目攸寄矣率其性暗與道俱蹈是二美
史有可書大都之郊此維高丘有石誌幽是曰安侯

贈監察御史王君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贈監察御史王君贈孺人張氏廣東道監察御史表
之父母也先是君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
御史偕其兄聚才葬之宅南先塋弘治戊申三月十
六日孺人亦卒又窆君墓而合葬焉君之卒也年六
十五御史時為鄉進士未貴顯孺人見御史舉進士
知阜平調廣平迎就養入南臺為御史年八十三以
卒御史免喪用薦留之臺考三載
上推
恩其所生而君與孺人始有是贈距孺人之葬九年君之
葬則二十有七年也御史將以贈銜題諸墓而泣謂

其友給事中于君　曰吾兩葬吾親皆弗邇史館吾
不忍以草野語銘吾親吾是以飲泣而待幸茲
血典吾親銜若斯可追銘已史氏吾朝夕同北面也所與
善者宜莫吾拒謹以吾親世行授子狀于君狀曰君
諱原字孟木樂菴其號也父清清父彬彬父允中始
家汝寧西平里之洪村允中上世則商水人也而孺
人之父曰二翁亦西平人以門閥婚君生十一齡而
孤母郭氏鞠之成君亦蚤自懲孤茕恐遂沉汨乃力
問學為多能尤躭山經地志堪輿叢辰家之書久遂
通其說則出遊長林高丘巨壑陟降徘徊眺瞻其間
津津然若有味者或竟日不去或徑去弗顧人莫測
也居閒惟與逢掖寒畯之士劇談雄辯去則閉門兀
坐焚香啜茗而已里閈積恚至欲相軋為懟者立解
之如決菹醴水不為力及指所有於貪之尤若沃垢
而去之汝寧東盡上蔡南界遂平西逼舞陽北抵郾
城縱衡數百里介紹謁君為相宅卜塋至兆者踵至君
陰察其悃愊或非憸狡睥睨貴富與窮迫而良者間
為一往有致金繒於歸囊則盛怒堅拒擲於地而去
曰吾豈為是來邪於豪右大宗苟薄其為人百方詔
之弗能致其心志飄飄絕不屑營細瑣一惟孺人居
中主之故四時薦祭賓嬪時至男之學也女之嫁也
牲牢修幣未嘗告匱用能弼成君德諭子於道在縣

邸老益嚴察俸入外一毛弗置於庖廚間笞朴之數
御史晨出則戒損之卒俾御史以致政成以召入為
名流其有功王氏者也聚才於子為長次則御史女
二人壻李寬朱求寧孫男六人廷轉廷玉廷資廷貴
廷賞廷貫孫女五人壻郭泰劉通敬持巳張俊郭
皆士人嗚呼狀若斯于君其豈我欺也邪則其東西
封而墳者蓋壘壘累累也有能若斯墳者邪豈其自辱其
躬預處其吉而今果然邪是宜追銘之以告于其幽
予與御史善者也烏能辭銘曰孤能以其宗興　嬡
能觀其子成　差池藏於斯人以為猶生

存菴處士傳君莫　誌銘

閩人存菴處士傳君卒吾友謝邦用亦閩人來為丐
銘恐世不知有君也它日邦用嘗為予論閩人士亦
高君行言君有弟瓚盲盲廢棄疾也不能業作凡家有
盲子名為坐食父毋雖甚愛服食不以嚙它子習為
恒君獨喟曰人自求盲耶其亦不幸而已矣柰何割
恩至此推其溫美于瓚而反取粗糲服食之與行於
庭遇闌階必相必腋有急則負之以走長當分異君
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終當復合如初姑然之而惟
自居積服賈市便宅里度既可忽呂瓚與其數口
歸人不知其何也君謂瓚曰吾與爾老此課其子業
皆有經嫁其女一人于士族瓚宜慧善以口鼻嗅啖

金銀珠貝手摩錦綺繒穀布縷定估直高下即明目者不如亦佐君理其家君時呼飲道尒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方諸陽亢宗云閩於八郡為會府號十萬戶山皆四際而遠且童貧病而死者艱於得木為棺君倡于鄉月施錢買棺置僧寺中俾一僧主出納書于籍歲稽之以杜欺行既久閩幾無主親屬者其酬於義如此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至解乃自營其性然也然能慎所與處不輕假人以邑故有言於人人自為勸沮退為善者亦多子鼎幼有殊性閩之占經擾席授子弟者相望君意屬郎歲納金幣日羅酒食恐不慊即意非所在雖招鼎不以往也故鼎之成不獨於文一舉即魁八郡為解元弘治己酉歲也今業太學歷中書事聞訃寔尾邦用來再拜出狀蓋君諱琦字希主祖童考祐年十二時通大誥補社學生得復其家事父母孝沒能以禮葬祭之而律家如官府寢齒之及存尺寸號曰存存方寸以留耕意也配黃氏子鼎之上有杲孫男震亨謙亨大亨吉亨孫女絜敬年六十七弘治八年正月己酉為卒之日其葬以　年　月而為之狀者鄭進士希大也狀與邦用論合是不可使世不知之也應銘銘曰

存匪在明不見是圖凡今之人手口拮据攫爾兄弟椎髓剝膚髑髏髐然忍充盃盂惟忍匪存存于心始

凡父母愛亦及其弟彼生不辰天奪之明彼將何歸
爾非其兄既見其生不忍其死矧有委鑿有不顙泚
有盈其藏視弔視鄰陽為不知亦獨何人嗟存之人
兮而已反其真於何考德兮我銘其墳

韓孺人陳氏墓誌銘

文昌韓孺人陳氏隱君汝美之妻進士俊之母俊試
通政司政有聲名未第時予識之夏職方氏遂亟見
之
朝不見者幾日矣職方曰其母訃且至予往弔之俊泣
曰吾母歿期為弘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今已九
月也吾其
乞歸以月日葬葬有銘銘舍史氏奚為之者職方遂以
狀來曰孺人諱五妹字惟正大父均父環襲慶拓業
獨出它氏而環尤以嚴勝僮奴苦答撻弗能堪孺人
時童女也嘗從容乘間諷止環乃大驚識為奇女陰
選右族之良遂歸韓氏韓自孺人入姑之顏面無日
不愉懌僕婢之供事無事叱箠子之學嘗炙不絕於
夜歲之積餘倍他日隣之東西室無有凍饑從死者
成化戊子高雷盜起民相帥將海入境避日集里巷
物值騷踊斗米至百錢韓氏廩日啓也孺人戒守糴
者毋增錢而留其無糴者飲食之於家盜定得歸者
衆海舶之至包篚寓謝之物歲歲有之丁未夏有舶

遇颶漂焉蓋私入島夷互市者也浮尸與匱相錯薄于岸匱皆珍貨民泅水爭負其匱尸或枕匱相鉤不得脫則擘而盜去之孺人自閾以緡置隱君手曰急以是募傭諸汎汎者不則魚鼈之食或腐而觧耳吾不忍也隱君嘗悉民有侵其地者欲走府訟孺人固爭之未幾侵者家覆以其地復尤不能有其田半歸韓氏隣少年醜其妻之疾也謀出之孺人以計召之至恐以禍得不出而其疾亦瘥今攫攫徤婦矣縣之嫠婦與姑居者一日姑怒有從傍譸張之使訴婦姑過韓氏暴婦罪且由以入縣孺人曰而訴婦縣必置婦死婦死誰與而居也誰食而以終也姑寤大悔罵其傍人曰爾誠人邪幾遵吾死遠近有孤女或孺人不聞聞必以資嫁之至有聞左冒韓氏壻者及聞孺人疾劇奔走問視日屬于門歿之日以母哭之亦數十人子五人儉儼俊倫价俊丁酉貢士俊進士也倫亦業進士女三人某適瓊邑王某某遼學生雲璋某在室孫某　凡三人孫女某　凡五人享年五十六葬縣某山之陽於乎職方方考訊寰區之內而覈其實以佞應者懲不貫也顧自為鄉人佞式宣銘銘曰

幾五紀身女妻婦毋自童徂嫗內則孔宮樂脫野蓐取尸魚腹嫠有慈姑娟有健婦孰孤無父今有乳哺維德無遠太史志墓

鄭母葉氏墓誌銘

予試京時主鄭綱氏之隣因識綱繇從弟瑛往來綱所又識之間造瑛瑛以父禮主客茗盌飧饌具飭甚予心善主饋者然無可輒發退以語綱綱曰瑛母手作也問其姓則葉氏其鄉則錢唐也自是善瑛瑛業進士予亦業之實疎瑛不知也固推焉若能為之指示者與予游禮曰加既數歲盡得葉之世祖德父戚母沈氏所以藉京婚鄭氏之故與其在鄭也封股以愈舅姑疾又封以愈姑宣氏疾舅姑歿孝三年為孝婦勸夫納小妻小妻生二子如已子櫛束家整整為良妻教瑛爰夜友勝已以學瑛以詩經中弘治乙卯順天鄉試為賢母予心存之謂其永長存食報享瑛貴無疑丙辰之臘予道遇縗服朞而容戚問之曰瑛母以十九日棄吾仲父年止六十仲父哭之哀過既而忽作曰幽野百歲叟死三日堙山麓木少拱已矣況婦人乎吾妻幸死

輩下有史氏可附以聞瑛也與羅大史游可無圖乎又曰葬以明年五月庚申吉辰也必於崇文郊之魏村社從吾先也又曰汝弟玹琦雖庶亦汝母子汝妻車氏汝母冢婦也汝姊秀貞汝妹秀清秀容汝母女也秀貞夫錦衣舍人陳鉞秀清夫鴻臚舍人庠生趙昇秀容夫金吾指揮李珵汝母壻也及汝之女素蘭汝

母之孫可悉誌于墓無遺瑛諾以授友人李進士瓚狀狀至是始成瑛捧入吾室再拜泣以予銘銘曰

妬女通疾舅姑有疾於婦何疾去前通疾惟舅姑疾宜天不疾而遽斃之疾嗚呼苟有令名疾斃不疾

鴻臚寺署永羅君配朱氏合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署永羅廣容諱弘南昌豐城人其官則鴻臚而職寔主賛英公軍事凡在軍二十有六年始掾宣司司最其能舉入部部選入軍為史史主言然其次貫魚于上多或不良于書或私作過發反于部為恒英公且總群帥群帥事當關白行止牘籍日填委倍它軍公察廣容視前史覺差無留滯且訥敏安安意獨注不輙比他史例釋去故自冠帶除順天府照磨所檢校在事如故檢校乃帶銜也是時予始仕以同姓故急得假其副騎羨卒走于徐寔逸典度外廣容亦不必虞自累介意後或作難色以是觀其厚有士氣至坐其邸出漿沃渴酒辟寒食實錢無蹙倦悍予如歸忘客寄則又其配朱孺人助之也廣容日凡三蹶起候于公門飭戒細瑣公出入白趨出上馬抵軍休必以愼雖盛寒暑不廢至不了其邸舍箕帚所在而飭其盂子昇仲子昇以庶事館師以教李子暘則多朱之主暨暘冠乃賔之歸試于鄉即學于學雖隔越數歲即無興懷呂見其割李幼之愛亦眞

殊特可厲流俗予歸北來朱以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疾殁年五十八廣容見予涕泣不已時亦風痺痿跛
曳垂奄奄至是果卒則七月十八日也年止六十官
止於署丞公悼如失左右手軍中亦有知而嘆息或
泣下者昇先卒暘奉喪歸與昇謀合葬於縣某山之
原暘奮曰圖吾親使有知幸有會遘此吾孝也於是
錄伯塤下振旅振旅下雅仁李氏為其曾祖祖父母
某某某某為朱之曾祖祖父母適萬郎中子欽曰
遇奴適楊主簿子翺曰婉秀適江貴曰婉秀適周鎮
判孫楫曰冬貞側室鄭氏出曰轉奴曰足珍為其女
曰山曰壽曰仲曰季為其孫男曰端曰良為其孫女
曰洪氏為昇婦曰周氏為昇婦曰丁氏為暘婦朴軒
則其別號也泣拜授予曰碩暘之銘予辭暘又泣曰
暘痛暘父母俱客死於此不幸也幸無靳而暘之銘
乎是其不幸也安知其非幸也邪予乃銘銘曰冠邪
笄邪天作之合邪起于藩邪登于仕邪仕而陟邪畢
婚嫁邪而未之或睽也是之謂同生既而衰邪差池
其死邪而卒能歸也同其藏有闕其光維其後之昌

武畧將軍辛君配劉宜人墓誌銘

廣德州知州辛禮葬其父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

武畧將軍母劉宜人于隆慶州三里河北岡之原先
期走京師底其同年太史氏南城羅玘拜且泣曰吾

父母行應銘行未可遽一二數其大宜莫如已巳之變吾父以求寧衛副千戶先受戶部檄峙粮于榆關待

車駕北征以事治見知至期遂當胡寇及師潰士木吾父收散卒退保昌平之西巉與大衆合為營謀以遏虜衝衛

皇陵且連聲為京城援既而永寧陷吾母以二婢一童奴約吾兄弟于背由間道匿蕃蔚中夜行晝伏得緣居庸西絕巘依懸而下底澗谷饑捋藤蔓齧之推糗餱餌吾暨婢與奴凡三晝夜始聞人馬聲就之乃吾父營也相與抱泣且喜衆亦驚聚環觀且喜或賀辛氏微吾母幾不血食矣事平調守隆慶遂為隆慶人天順巳卯從鎮朔將軍武強伯征大同斬虜功當敘遷會武強薨受銀幣之賞進今階比終其身口不言當時事於乎此吾父母之所自立者又曰隆慶兵後戰骨暴原野雖郛郭不免吾父哀之買地于廣寧之側舉收而瘞其中曰使從其類不足又廣于北山之麓甲可繼永永聚矣木為棺貯之以蘇徒死者乎求急賑饑食死瞻行資親舊卒恃以濟有差州有別宅曰此可館師郊有三墅曰其入以備日給餘儲之曰在斯乃遂以吾學曰爾其以是繼吾圃安良鄉之舊業

國初都憲考功二祖大[illegible]于時而二邑吾故土也故云
然既已又泣曰吾父母生長北隨未嘗凌江涉湖觀
南天之壯吾爲廣德時一嘗迎致之太常陳公侍郎
王公文可徵也而後竟以廣德累歲庚申就辯于南
都而八月二十一日吾母歿年七十八十二月八日
吾父亦歿年八十於乎哀哉安知非以吾之陷于罪
辟念不可遣而致然耶不然無能身親視茲含飯其
亦將誰諉邪不即殞滅延茲三年未敢輒葬必獲不
朽言銘其圖以贖乃出檢討石邦彥狀示予曰子其
銘諸按狀將軍諱剛字行健祖志友父英以靖內難
功至羽林衛副千戶改永寧監衛贈武畧將軍母贈宜
人姓李氏宜人諱　字　千戶銘之女子男五人
福嗣千戶娶劉氏繼紀氏禮知州也成化丁未進士
娶戶部尚書李公女繼周氏禎千戶娶龐氏祥娶楊
氏繼馬氏祺娶張氏女一人適隆慶衛千戶梁瑾孫
男十五人文晦文森文淵文忠文衡文睿文明文介
文恕文昭文衢文奎文瀚文行文修女六人曾孫男
四人元祖承祖顯祖振祖女四人其大都與其所述
合邦彥顧佞者式銘焉乎辭然曰不朽何敢爾銘曰
祿官如之何訓忠娶婦如之何存宗孰不有言曰爲
當然而難難而艱孰不曰難將軍宜人同心異身忠全
宗存宜人將軍憲憲令人千古此墳

處士胡君配沈氏合葬墓誌銘

高安處士居石頭街曰胡君源會卒配孺人沈氏以弘治己未正月十八日先卒至是為癸亥二月六日相距凡四年子某　卜甲子某月某日合葬于後龍山之陽某　子行人司行人鎮實君孫也方在任投狀來乞銘蓋石頭胡龍口胡也自龍口之遷石頭曰來亮於君為祖來亮生克忠克忠娶某氏生君君幼在輩行獨難為比敵克忠忠異之陰計曰是不可以凡婦儷資媒往略旁近若將求焉者實密以覘得石城沈氏喜曰不獨其世且無踰其良卒聘室君即孺人伯昺其父也初胡之先李唐歷宋最名為有顯人至元恥臣虜又不欲暴白媒其禍乃詭跡于理學中曰吾子姓類與舉子學背馳至君始改奮曰此非其時邪乃館師以瑞學期進取實講交習前去後至奴飯馬芻采真充甚人益便來後亦間有顯者然惟上高黃少宗伯在館最久顯亦獨著四方名勝士苟過石頭則多君之主至有迂騎數舍欲以覲君者君始總家政時亦善居積積貲貯穀至鉅取貸者不豫計其原姦虛實或尚物為質惟其券之出卒值歲侵券空存日耗鑠晚遂坐困而好士樂賓一踵其前不少殺孺人揣知其意常百方補苴恐見主角傷其完美其為人有識鑒繩墨在中不知彼已隨方應之操筆

作書縱橫如志人以精楷善之要未為盡知者嘗自營
室畫形於堵集匠戒曰寸視尺天視丈間捉八方得
成失毀吾室法也匠如言果見壯觀乃服至他小
器物亦然南方偏境狹婦不識弓矢君偶得是器試
射之每五六中見者大駭傳以為異時守劉公端方
設城府廉陛斬然於庶衆獨高君以深衣幅巾遺之
招為鄉飲大賓不赴或旬月不見則存問寢食何似
或踰年則必招致郡閭問政所便所不便然常以疾辭雖
疾惡過甚而恥言人過故族行以至閭里內師外慕
陰悔頓悟而改行者多有之居常嚴昧徙倚終日不
以事物嬰心常同使我能無內顧者吾妻也瑞

屢就舉竟不償君志而老養終事賴之人稱為孝子
仲琰叔琳季璇皆先君死女二人適劉球蕭泉孫二
人長即行人壬戌進士次銑次錚孫女三人曾孫二
人享年八十有三孺人殺其四焉鎮奉
命祭淮王使歸以朝紳視葬似於君奮發不負者銘曰
窟人之負逋甘其身之窶顧若有餘有相者賢則惟
其然世澤之延吁嗟乎天

河東運使陳公配梁安人墓誌銘

安人梁姓諱一真故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陳公
配也曾祖某祖執中父景致與公之祖　父某祖
望為臨川隱君子二家選所宜婦與所宜婿以安人

歸公公家浮游山下舟車日夜屬于門率十口之家留一人力作治蔬圃餘收髮白並販易走窮裔絕徼務倍蓰歸誇為長雄煽成俗不可變公幼自奮拔力問學為進取業業精在師師必遠詣而浩博又在群書不能無費費無從出則安人篋笥至無遺儲繼或織作以佐無倦且志致公一意所治遂以詩起于鄉登成化己丑進士授主事得工部虞衡司導化鐵冶者司所治也職次當監其廠廠傳有妖類能殺當監者前所殺者喪始發公即代公亦感安人後至叱曰何物祟魅乃爾奕奕吾脩短不有命乎乃在祟耶即日入居之治之徒皆免大辟因編管使自贖者雖狡獪實無所挾竟日梏腹奄息垂絕至踐更得休出竊銖兩匿股腋間買餅餬苟活以為常公每廉得將置之法安人曰此餓莩耳胡庸深治戎僮僕毋以是事聞公公考三年封安人公改刑部廣東司陞員外郎郎中司例訊錦衣親軍所隸獄怙勢倚後盤糾叵測健吏即束手公益向往不以難沮每私語公毋輕當死獄有死獄當是而其家人恐秋期迫即壁狀伺公起朝出潛入投金銀器數事標名其上而云會安人出料理門閭覺急追捕送公所用事闔欲假公手以獄殺無罪貴臣快忿者公怒忤之出禁偵事士偵公以中傷而安人日料理如常實不知闔所為逾月

竟不得毫毛釁罅間歸夜過小孤諸子在側會風起簸
浪觸磯石鬬怒湧局舟顛頓隙解水噴入敗不瞬息
舟工叫呼鬼神投狂牢擾擾安人陽陽無告敕諸
子勿怖曰頃當定須臾風旋南舟少定隙亦復閉無
他兩隨公守福守泉既暨陸河東則以公老且病慮或
非常自家三千里疾馳至則公已疾踰月卒果如所
慮以喪歸自始嫁比公卒志成公美不以內政煩公
公亦悉心任付俸入度支喜慶凶賻貧賙疾問公若
罔知而厨居室庭湫或曰更之亢隘或曰闢之宏皆
不荅因故易敝主于棲止則已在遵化及部教二子
威與嬰得今臨清夏守為師鷄鳴呼起習誦誦已出侍
講席入就飱飱已出肄文辯夜炳燭使誦公入顧笑
頷呵呵晨出復然有問者曰然夏常語人曰昔云嚴
父今見嚴母在泉州又得方秋崖教如夏亦初不以
威與嬰進與年俱少弛贄方與日給併寮之子皆曰於
我乎供之若拿禮科左給事中王文哲其一也威果
由庚戌進士授　道監察御史嬰由癸丑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而庭手瀾教亦如之將踵兄之為者
平生哀人之急而先諸其近者收堂姪姑于毋家室
而業之直族產春于老生歿死于堂兄之寃而完其
產溥恩持義而行之以機宜故所發不蹶事高于一
時而流聞于人人甚多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卒年六十七主事先　年卒惟御史侍易箕
亦以使廣便道得在省其天乎威娶甘氏嬰娶胡氏
千戶女淵娶鄒氏助教女女
適知府徐用濟李子庠生徽慶孫某
御史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貴原而當反
命
闕下乃以吏科左給事中吳懋貞扶來乞銘玘前趨
闕過堂下擬拜曰疾衝不果拜於乎其果以是終邪是
宜銘況承乏史氏銘曰
入陳輟耕前已後庚連癸三登甲第仍仍臺省彙征
維夫子榮以陳有聲可謂曰雖廟食陳牲有永厥靈
矧其高塋浮山英英汝水潛潛
樂善先生墓誌銘
弘治元年十月九日東阿樂善先生劉君歿子吏部
主事約拜官之夕走訃適至捧以泣袒拮奔喪孔棘
以
上聞故稽其行得訊國史諏以某月某日食羹兆用歸居
其柩于縣苦山之先塋樂平程楷正之狀其行以俾
南城羅玘銘故事銘必誌其世系功謚年爵于為後
考先生諱觀字子瀾隱士也無謚鄉人迹其實號曰
樂善先生輸粟得階承事郎世東阿曾祖郁祖思明
父臨晉教諭璉母吳氏配蘇氏子　男五人長曰

紓次曰純約綺綰女六人三既嫁二在室孫男二女
二皆服衰視窆先生於臨晉為冢嗣臨晉再登太學
先生始侍後於其歸也迎於家臨晉視家籍倍蓰驚
曰兒乃爾強人意得以不憂終四弟寬信敏緝調劑
翕和甡甡向進而昌黎丞亨業儒有官祿人皆曰先
生成之弟亦曰吾兄也正統戊辰伏濟溢虎窟壞張
秋隄張秋天下漕津也重足待塞竟浩漫罔措手先
生時署醫學入白計所司竟用其計沂舟虎窟之麓
投薪木三往返比塞隄成噤不言天順丁丑齊饑米
商射利價騰踊先生亦船粟往糶下其估至為黠丐
所掠卒不較而反徧飼群丐人或以癡目之微笑曰
然戊子又饑有
詔官出粟賑貸者先生出粟應
詔猶胥索門戶無厭難其檄方伯衣公杖胥授今階東海
張弼世方珍其書有東阿劉郎好義之句旌其義也
辛卯　德府以親藩出殿于齊大臣便
宜出官鹽以濟用而清河簿獨乾沒扶援主出納為
姦強先生為所由需厚賕不能得厚誣之關節糾結
如亂絲紛不可白先生欣欣發產以償齊人無少長
咸覺其冤壬辰殍尸載塗購募徧塞猶男女異坎高
其封纍纍今有可見者平生過於友愛仲弟好酗一
旦誤傷脇弟驚怖奔逸不知所為先生神色自若無

一語誰何弟得自定如初莊僮僕莊而溫箠楚未嘗
及其膚亦不假以辭色人有所貸不意其必償察其
終難償者陰折其券嘗為子婿費不給宋麟者納若
干緡恠之曰償前所負也其于學不于章句于大義
嘗讀宋史至岳武穆傳閉目不視久之從弟獲鹿司
訓幹質之邑黃司訓黃曰噫吾鄉老人猶裂編擲之
地幹曰可怒在檜編也何尤因持論不相下主事從
傍徐曰家君之惜在武穆此老之怒在賊檜論遂平
君子謂惜出於愛怒出於義先生仁勝故愛發耳始
從先人居苦山徙學宮傍又徙狼溪又徙苦山之東
今墓在其陰焉主事同余舉丁未進士援

恩推進士祿祿先生于家幾二年俾慤遺食數新其榮與
行均將不止此嗚呼此主事之悲以丐余銘也銘曰
黔守廬用蠱譽未受祉食以子不有躬漕之通匱厥
槖野無豁不責逋人樂輸允若茲昌其嗣百世有懷

惲進士妻蕭氏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進士惲巍妻蕭氏諱愛
卒于京師之邸舍明年四月巍得例
請因以其喪歸葬常州府武進縣某山之原某月某日
抱男一人汴弟女一人玉秀視窆之將發京師憤泣曰
巍必使後世知有吾妻愛名不然巍負愛多也即為書

述其曾祖某祖某父祓母趙氏祓起自監知東宮又
知藍山晚乃得愛愛之故以愛名所以愛愛教愛出
常故愛知書閑禮為蕭女魁曁十五歸惲惲方屯遭
遭舅喪災連緜不可以家徙江巷田廬盡廬貧再燬不
能輒廬至葺茅溝塍上居者移時安若高屋奥室無
病色惟務資遣巍入學宮贄師營學乙卯獲領薦書
上春官遭繼姑陳氏喪能以禮襄其事仍仍多難中
充總衆律下節調其服食惟適以俟巍歸惲又覺將
革前之沓沓者辛酉冬力主相巍北行巍莫能奪值
其臘倍寒舟冰車雪砭傷胚疾入膜特甚壬戌巍登
第糴禍甫四日果索席臥日益憒憒然猶屈強支吾
模汴弟入懷不置家入奪止之即復然延至是與巍
訣訣已卒年三十其訣語孔哀不忍聞亦不忍述也
書成偕同年庾吉士貴溪畢汝舟入吾室泣且拜曰
夫人死命也死于客亦命也其無庸悲獨悲夫吾妻
以宦室息女入衰門支衰且難而且俾衰垂有可觀
固不必及享且不逮見可哀已惟能圖其不朽庶幾
塞吾哀將惟銘是託汝舟亦曰是其度謀審深將不
可變終不得讓乃為銘曰娟娟柔質辭順即逆而不
顛躓有志有畫密其有櫛如棟斯碣在百獲一以夭

殯客蒼蒼靡詰祈壽幽石

御馬監左監丞李羅墓誌銘

弘治十年冬十一月

上將明年

郊凡郊

法駕以

鹵簿從鹵簿馬萬駟太僕不與焉咸出于　中廐之良

御馬監是也監之官太監下少監少監下左右監丞

夙戒虔恭訓飭奚斯其以剉塵蔌以火熬櫛鬣膏騣

比物齊毛窮殫日夜或時辟易調騁鑿氷以濯以飲

則多丞主之右監丞李羅以七十猶在事然卒以是

撼頓得心胃疾氣雍逆膨脹隍塞口張呼呷徹晝夜

從子成錦衣百戶壽吏送入侍有以聞

太皇太后者丞遣宮監来視且賜銀羊鋌市善藥然醫工

烹粉和劑成壽捧以進歠輒嘔出或掉首不歠勢愈

劇狂悸撩髮胡語壽驚曰是返本候也急以毳蒙身

首擁出私宅闔扉張帟藴火床下熨臍摩足達旦至

二十五日屬纊絕卜以十二月　日　葬城西香山

煤廠村之塋李羅西域涼州部人也正統丁巳甫八

歲以其父平章哈剌苦出来　内附留京師苦出死

與母王老老選入

宮備灑掃成化丁亥進長隨出理外廐乙未進奉御甲

辰進至御馬監左監丞乙巳遂至太監移理北廐廐

稱治

太皇太后時為
皇太后賜銀五鋌綺一帛一旌之
先皇帝亦如
太后之賜而銀殺其二馬
今皇帝之初左遷復為左監丞宿衛六十有二年在職凡
三十二年牝牡驪黃駑驥騏汗血飢飼渴飲拜搔瘠療
真其生知性能處得其據而死其官前老老之喪斬
斬敬用華禮知丐余銘今其葬也奚宜泯泯無聞況
壽哀哀誓必得余銘銘曰　雛離紇干翰飛戾天天
閽天閑居之盤盤鴟鴞之冠且毀且完老而大還吁
其安安

錦衣千戶張養直墓誌銘

弘治十年六月二日壬申葬錦衣衛副千戶張君于
安定門外永安莊之塋君諱浩字養直和之含山其
故居紳福鏞能周氏其曾祖祖父母任氏其妻恩思
其子蘭蕙其女四十有八其年而五月十三日其卒
日也是旦退
朝入衛坐廳事方處分群校環侍見君目直視喉咯咯有
聲已而流沫如注布地上知惡候急舁之歸歸及堂
目已瞋大夫士大驚徒步不及騎往哭者相屬于道
或叱其傳之者以君為未死或謂君剛憤觸事咈
心死君嘗遣恩居學學進士業亦就予學於是與游

游久遂知君沉毅涵大略善書能歌詩與游者皆熙
熙名士西班者武階也有麤亢醜饕餮謟附貴勢者
輒疾之若汚穢然會遇不揖揖或避之不與之坐或
不與之語慨慷方剛克自豎立不依倚有名聲多識
博聞者即部屋布帛僕僕亟拜不辭亦時相其急窘
以貲為緩其禍平生不蓄姬侍公退閉戶坐軒中小
蒼頭亦不得入人謂之張閉戶云而當官涖事則迺
張膽掀髯出觚露鋒威嚴如神立解糾紛觸犯賈禍
不顧嘗與予言已夾建州之戰夜半突入虜營斬虜
首血刃獻軍門辛丑與虜戰沙嶺迸矢俘戍首勢如風
飛予聞壯之冀州朝寨營者峰胡濠
中巡徼吏士知不敢取近
詔密以君往君自他境發兵約旦日會方會老胡廼推
胡嫗負狹比比立墻外若將掣肘吾兵狀君命縛一
二嫗考之得賊所在麾兵射矢進圍登垒發毛下取
七賊送
閣下蓋卒前之閱月也君自結髮即知名閣御史典學
政時品藻明甚君為武學生獨奇君稠衆中荆庶人
之獄戴尚書實便宜君在行亦才君坐與語曰奚謂
武弁乃有是人乙卯計吏之來
詔君提卒護以入黃御史自院出與事事者也既偕行
數月大驚君之介約為兄弟以歸其為人重皆此類

君之毋實阿保

崇藩于

太皇太后宮

崇旣就封毋隨而父百戶君留京君思毋養父兩致其

至比歿請之

崇迎喪歸葬而百戶君遷以老乞君代

先皇帝立授君副千戶雖用毋保

崇功然君兩戰邊陲已自小旗爲總旗矣矧重以百戶

典武銓者亦以功賞相副伏

上之明茲之卒也亦靡

太皇太后悲

賜白金一鏹佐喪焉君子於是又知不獨人士之惜

之也將葬恩黥面斬衰造予泣灑灑口吃無聲俯拜

不能興予曰而來欲銘而父邪乃興再拜跽以請予

亦哀不能辭銘也銘曰南眠京戎京府其東而西其

宮奮以武功匪專保

崇傷于剛公暴殞其躬有樹其風亦曰令終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墓誌銘

弘治甲子

今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屹然示之

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

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銓司擬通政入
請
上寧他授以俟入九月病腫自股上侵臍至十日丁酉卒
卒時無一語惟以處順境寡奇節無補于時未獲以
厚祿養垂白父見隕壯子為悲吾輩方私痛之者見舊
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沓撓新政時引之同吾為廢吉
士每聞每頷之及為禮科給事中同列蚤夜伺揣有
封事顧寂不動一旦脫然勸
御日講謝游觀曰是大繫世故吾何可無言遇災異置
其苛細條興利除害數事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
賞即是其議以
覆
崇王就藩久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
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寤
上
上立為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給事中遂
陞兵科都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虜大舉入
寇首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

聞虜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來順宣慰彭某黠酋也
幸有急興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引之謂同列曰
是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
請
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
擣虜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覬將家者
子聚鹿虎職者攀戚畹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畫工
也暨一二兵官相繼
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率言者排之
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
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為夫實入銀于官以備爨薪者
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
尚書數乃獨言
祖宗制柴夫為庶官養廉助爾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為殺其半
朝野悚息交以為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
奧援敵卒直今尚書秦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得
編修孫直卿趙與錫諸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
養與育以緩其弟子耕販力然畛域斬然真不愧其
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自
胸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於其著
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冊者字批句注醒

人心目異甚盖亦有夙成焉童丱時已為鄉衮郎中
邉公所奇而妻以孫即元配侍郎女也曾祖貴自鳳
翔徙家任丘祖慶父忠
封給事中毋張氏　贈孺人繼孫賈氏如張
封子郊
孫　郊輩喪歸葬縣　原月在仲冬日以
編修李宗易曰舍銘引之史氏直筆不宜如是予
曰諾引之諱伸號蠖菴又號東滋居士年止四十五
體素羸而專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銘
曰毓爾生爾親玉爾羸砥爾行爾身諒爾有竢爾成
爾

君夫何爾天　不壽爾年是之謂奪爾之全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予友工科都給事中李元
昭年四十六卒于官前二月二十一日予過其邸舉
幕幕四閨中切切作微語叩啓之蓬首曳屧面鑒端
呷失聲久強瞠語予曰昨趨
朝傷甚今逆氣矣又七日過其外直廬隸遽入則已鈎
幞延頸急須予入曰已二宿于此可筒酒乎剩賸乎
啖我也覺其神志荒亂急按之其膚如寒氷而瓜及
其骨予驚而促之歸歸十日又往候之方以藥汁沃
兩股股腫達臍如胒皷至掠其肱則已如槁木猶掣

而諱曰行寥矣至是日知不可起乃遺書謝父母昆弟無一語及其妻子而逝士大夫往哭如市明日罷朝聚語者半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敝車羸馬以朝者

充昭嘗使　寧藩郤

王金人知之故云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慟哭裂麻者

充昭居諫垣不欲瑣瑣言言必驚動當世不然終不言人望之故云下至閭巷小夫亦有嘆惜其死之遽者蓋其為人沉默寬裕持重知大體不衒曒曒名給事刑科時

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

詔往訊之予於其行發數難以覘其意曰以

宗室尊

王以移任處大臣則釋矣既至果然陞工科右給事中又轉左給事中嘗處分畿內籍地厩里大閹欽手劃正寂無影響成化末予與之同以進士改庶吉士今致仕吏部尚書公其從伯父也方掌吏權第宅在西長安而充昭顧僦屋極於東委巷中日夕閉其舍兒不使與隣兒接杜其或譸張也人問其故曰吾見權貴盈溢親戚子弟鮮有不同敗覆者後尚書去位完名不汚充昭助之居多平生喜追晦庵書法久乃逼真尤善為詩多至千餘篇文殺太半焉嘗從容語予曰羅允升評吾文與子軋語已啞啞笑自負予戲之

曰奏議似宣公即當至矣盖知其有待大也孰謂其
遽止於是邪充昭諦漢號方塘南昌豐城人曾大父
伯行大父端輔太學生父資志封刑科給事中母羅
氏封孺人妻張氏子僕儀佩三人僕先三歲遣歸代
養佩以喪歸癸亥年十一月初七日葬縣治龍窟里
之原塋當有銘程正之以狀來督予銘末綴云充昭
毋娠止八月將疾夢人遺大書曰哭考以今驗之哭
考者考哭之也嗚呼哲人死生其果有異哉銘曰
家失賢子國失良臣子失嚴父婦失良人嗟乎充昭
而反其真

封戶部主事前光祿寺監事張君墓誌銘

君諱海字本東上世有以戰功授太原左衛千戶遂
為太原人某君曾祖也某生某是為君祖某生禮娶
范氏生子五人君為季末九齡而孤家故以居積食
家衆君曰是殆浸沉吾宗弗利盍更諸遂以通春秋
游郡學升太學謁選即授光祿寺珍羞署監事以剩
員改良醞署幾九載以不良于行
請老乃以子天相戶部主事初考
恩封戶部　司主事階承直郎娶陳氏側室龐氏孫氏
子天相天叙天祿天秩女四人壻教諭姚文相百戶
安完王　孫玉麟主事出監德州倉實奉以行十七
年十一月以疾歿于署年六十八始疾侍藥暨屬纊

斂殯主事得以身輔情行其禮明年舉歸太原某月
某日塟狄村之先塋主事從吾游者也泣走使屬御
史陳邦瑞狀抵予銘且奮曰吾先君肇開有張弗竟
厥志以遺末小子獲承丕休顯
封伊初惟獲戾宜叢明誅而移釁于先君惟仁人克裒
顯錫之銘則張氏榮于世世其毋墜于肄院初今太
僕陳公為御史與君同里閈結髮厚善奇主事幼慧
卜師主予予乃不忍違因善君君時在署已給事
先皇帝郊捧胙者六嘗郊已傳閒署官何名何敢諦視乃
爾君對曰
天顏咫尺詳諦致審爾寺簡
經筵供事首儀觀次閑習又次音吐班行舉無踰君者
十常九與萬文和公偶於几側注視君驚語尚書尹
公意其初無留意于君尹曰業在拔選列偶值
他格行以非次待之而公爵君者三居太學時選入
內帑名曰歷事典出納案籍者也再改從御史者按山
東寺人以驕而御史例以威空人舉破調改禮去署
家居旦莫惟于主事役役已酉乃起于鄉已未第進
士距十年皆君子子單騾携給其給濟人遇不能償
則已太原當會府潞人馬彪入券貸輸官期於潞償
比至鬻子取貨布諸庭君問狀驚裂券去同舍生
周晟貸如彪死子股吏于官或訴股可償也君掉首

取券且焚且嘆曰吾徒知其父之貸不知于其子之償他比彪晟事多坐是時亦匱乏則以儉勝之而於賓所過逢頻頻開尊啞啞笑嚼移日醉盃款款時出歌詩口讐經義為樂嘗以主事故獲侍今大宗伯張公飲公及他賓語三傳疑僻弗能平君從旁旁緣曲徵殆盡公愕曰老經生也賦詩旌賞人亦於是浸知主事其成之自所謂肇開有張信然於乎今已矣予義奚容以不文辭銘銘曰

化儒于戎譬彼為苗其穫伊薄俟其為畬為畬為田沃為膏腴凡始于苗莫艱厥初世食乎儒有開其誰

贈淑人謝母墓誌銘

淑人諱貞姓陳氏吏部文選主事諱艮之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之妻大理寺評事廷柱之母今贈評事初考

恩也吏部世長樂大家自其身又能飭新家範為閨中冠故淑人得以充其殊質為閨女士每遇訂昏之族雖時顯盛吏部輒拒免有欲嗾媒入議者媒輒搖手作難避去及笄有試議謝氏喜曰吾壻也家人疑之曰吾必是女貴凡子碌碌徒亂人意何為及歸謝謝有積歲卧疾母媼淑人於世次祖姑也憊極昏眊而欝為燥烈侍問少拂逆則推搉器

物叱詈動墻屋諸婦縮匿他處則獨以身當扶
腋欠伸抑搔痾癢手滌中帚則揄襦衾篋枕時
七筯進飲食能順適得其懽心垂盡獨呼與訣
曰古云唐夫人孝不意復出吾門若所以為祝
者公自戶部知建昌建昌為閩北門實孔道而
近嘗迎父封君暨陳恭人至而府遣多虞又時
受檄辯他府獄出輒涉旬月不及時侍乃悔迎
嚬呻自尤淑人曰何苦乃爾吾顧駑庸非婦邪
吾養若養也公乃安居歲餘別歸泣且贊曰孝
婦孝婦尤善成公美屢脫簪佩到私篋于未貴

時致無急貸于人居官得一意踊邁往行其志在
蜀行院有屬帥時公出行大賂入為關節立命僕
揚其賂物于官以杜後公實大人不逆人敗美言
來嘗亦傾耳聽納為恒嘗偶值過屏後聞之驚立
待公入問曰何為姦人所賣公既骯髒自信掉首
呵不聽後果然公悔始賞其識鑑公兄弟四人志
終其生共食有寡妹亦招以老食口日益佐以俸
入且匱淑人身自節縮為倡曳長覆短常使無見
綻裂傷公酒醯鬻腊具按故法而酌以新意人效
之不如也公三男八女淑人生評事及女賓容完

宫凡五人男廷棐廷最女賓宏寰信六人皆庶
出廷最則學生也鄒棖高均李詢黄謀陳文試陳廷
相高策陳璋凡八壻謀策璋學生陳文試則監察御
史也本寛本忠本曆孫男凡九三人桂京莊銓蓋孫女
凡五人曾孫男勗一人也淑人於所出與非其所出
其所自出與非其所自出其已貴與其所未貴一無
差殊厚薄意於評事則教勝於愛焉内外宗之孤嫠
與婢僕之屋待喪者則多恩之勝故公每語諸人以為
惟其能人亦咸敬讓曰惟其能公卒之某年為弘治
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九卒訃至評
事為位于寓舍哭玘往弔哭評事舍杖輟哭拜曰廷
柱歸以　月　日葬吾母于鷄籠山先公之兆而忍
無銘吾母乎玘少從公學銘奚辭銘曰　父奇其女
姑感其婦夫賢其妻子德其母誰其集兹於人間世
再世食封以齒受祉矧有令終歸從乎公吉其後之
逢

高平知縣柳君墓誌銘

弘治戊午八月　日高平知縣柳君卒明年河南都
閫王君以狀請予銘其墓曰君諱孚字廷直開封睢
州人曾祖　祖父真母馬氏也娶鄭女鄭死繼黄繼
劉子瀚孔昭江泗女孟德仲言叔容季功孫男芳英

女加一人焉其幼也以奇童名總角舉于鄉登成化
壬辰進士出知襄垣貶丞岐山再貶會川衛知事復
知高平以母乞終養至是幾十年年止五十墓在
之原云時予以歸亟不果銘癸亥予至
闕王君申前請益急曰吾嗣子金書壻仲言矧吾少同里
閈且同學也最知君君在襄垣未一載會蒲州守去
御史薦君遷補之
命既下襄垣民詣
闕請留
先皇帝重違其意
詔君仍留襄垣提學沈公重上律以德政碑之未幾
入臺為仇家所中且入乃以貶去在岐山為撫巡所
知薦知咸陽以不附中貴人之在鎮者又遠貶會川
會川者西南夷傲也君忻然提身萬里往比近地居
既久瘴與夷習無能為些會
今皇帝改元
恩復高平踰二載念屯遭坎坷雖隱忍度終不利于仕
毋日就老力請歸歸終日幃下飭養事事已惟歌詩
以遣有謫蜀録和唐音憨菴稿以見志曰憨菴乃自
號世謂漫不省事為憨云余曰世卒為了了戕人性
本故多事以擾而仕充害大世患少憨者耳君果憨
乎吾其追銘之暴于墓上曰有往斯譽有譽斯舉

有舉斯沮舉不勝沮是以齟齬削落既屢與魑魅處
復其處所退則無忤天地逆旅惟名不腐肉

甘棠卷

予滿南吏部三載過高唐北考路采民言得
張守循良聲進而異之乃出東湖屠
宮保先生追寄詩竊附數語于後第恐狂夫之言
適以疵君子也

羊角風起當吾前沙石射面舁夫顛道旁大樹
襂襂如人拜況復霹靂追我耳後先須臾對眼
霹霹一物無所見當午未暝無乃為塵為霧為
雲煙舁夫附耳言此殆釀雪天前州名高唐於

此可息肩邦君已迂城南壖洒掃館傳自具餼
牽非關取象恭要無忘賓賢此邦遠衢自古絡
繹軺軺如蟬聯爾來飛蝗如雨落苦也今年邦
君自天來泣而曰此吾其憐況當鑊城入盜盜
孔惡縛壯殺老空市廛一眚尚可忍百痛人誰
便誰謂鳳鳶不如鷹鸇誰謂虺蜴無醫痊誰謂
疆禦無化悛空窗穿決囹圄發機械焚蹄筌黃
童白叟自今伊始將安眠吾觀汝昇夫龜疢鬚
鬖鬖鄧謝雅輓心豈偏劇談劇賞劇欲推轂之
嗟我臃腫齟齬者成徒然昔聞去桐鄉追留捱
道邊今見
宮保甘棠篇我獨憂癰疽人方爬疥癬取鰋鯉遺
鯨鱣砥柱障頹波元戎衝中堅晏歲論定奚推
遷我言不文徯遠傳
正德壬申仲冬望前一日病叟南城圭峯道人
羅玘書于東宛道中
此晚生上海張紘承乏高唐時辱我
老先生佳製仍親揮洒見貽越十七載寃

嘉靖己丑紘復起守

老先生梓里得覩全集不勝景慕深愧不

才不能仰酬知遇然感佩無已敢附刻于

卷尾